聖門十六子書

先賢冉子傳三

先賢冉子名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有才藝以政事著名爲季氏宰齊師伐魯及淸冉有謂季康子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命冉有帥師禦之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有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潰齊人從之涉泗冉有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師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之乎

對曰學之孔子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自衛反魯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

犯法則苛而賦又何訪焉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有之行也唐贈徐侯從祀宋封彭城公改封徐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闕里志

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已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宏舉治體自救時難引喻虎兕爲以罪相者雖文譏二子而旨在季孫既示安

危之理又抑強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安社稷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者也然守文者衆達微者寡也覩其見軌而昧其元致但釋其辭不釋其所以辭懼二子之見幽將長淪於腐學是以正之以茌來旨也

謙謙合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洽以斯文再鴻報本道遇明君永錫徽稱載揚清芬　宋陳堯叟贊

謹按三冉之譜各自爲說以爲系出少昊至曹叔振鐸之後有冉離者實生三賢此一說也世系譜載之

聃季之後去耳爲氏五賢同爲一族此一說也東原
志冉氏族譜主之揆以三占從二之義則聃季載之
說爲信乎然曹與聃俱文王之子姬姓二說並行
不悖也惟通志氏族略以爲楚大夫叔山冉之後則
謬以千里更無宗其說者矣若姚樞序文本多殘缺
二家所載互異疑以傳疑莫可考云道光壬辰嘉平
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冉子書三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上篇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史記

冉求仲弓之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爲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家語

先賢冉子名求字子有周敬王十六年二月初三日生娶仲氏乃仲由之妹生三子曰儒曰魁曰巴冉求在孔門以政事著好學博藝技擅從政獲齊甲首績樹北門冉求志在興周仕於魯魯哀不振三家用事冉求爲季氏宰居官盡職若齊人伐我北鄙冉求環甲帥師是也雖爲季氏聚

歟乃不得已行權耳孔子責之謂權非聖人不能用也孔子嘗告康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及卒葬於鄆城東三十五里後有唐貞觀題名碑載在鄆城縣誌建廟冉堌與冉雍合祠至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又命分祀孔門諸弟子封求爲費子至元帝加封費侯 冉子世系譜

冉氏系出於聃季載後去耳爲冉遂稱冉氏數傳至冉離以周景王二十一年生求字子有學孔子以政事著娶仲氏生三子儒魁巳 冉氏族譜

謹按史記列傳云冉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不載而冉子世系譜以爲生於周敬王十六年冉氏族譜以爲生於周景王二十一年考素王紀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戊寅孔子年二十九歲是年弟子冉有生三說不同當從闕里誌以素王世紀爲斷若敬王十六年爲定公六年孔子年已四十八歲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

之姊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有之戰冉有旣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寡人之於冉有信之矣將大用之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郄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冉有訪孔子子曰吾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

議其老幼於是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是其以吾亦足矣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

孤則惡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　以上四條見家語

冉子書三

中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

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鬬變之獄而無陷

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旣別夫婦旣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欲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旣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有犯姦邪廱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

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鬭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

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

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以上二條見家語

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孔子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 史記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敎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敎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敎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

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
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
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
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
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
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
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
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

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荀子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下篇

冉有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

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愼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伯高死於衛訃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女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女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有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

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以上四條見家語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

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桃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見秦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婿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以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

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喟然而歎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韓詩外傳

冉有問於孔子曰未有天地可知邪孔子曰可古猶今也冉有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

也孔子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有未對孔子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莊子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

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然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

焉至今王公以為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說苑

謙按皇侃疏云孔子門徒三千惟有十人名為四科

王弼曰此四科者舉其才長也此章記者所書並從

孔子即可而錄在論中也故史記以爲孔子之言然
則十八者固未可軒輊於其間也後人之論輒以間
措一事爲宰予病附益一事爲冉子病不知閒措之
故前人已言之而附益之故實以魯哀公用田賦季
康子使冉有訪於孔子孔子不對而冉子力爭之不
能止故繆悠云季氏不能納諫致讓於冉子所以深
疾季氏也旨哉言乎或者不察乃以魯國橫征之弊
歸咎於聖門政事之名賢遂使昔賢有不白之寃而

於聖人救時之意無所發明斯亦說經者之過也道

光壬辰嘉平月棠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祠墓古蹟

崇川馮雲鵷校刊

先賢冉子子有墓在鄆城縣東三十五里冉村集墓前有唐咸通中題碑一　在滕縣東南三十里奚仲墓旁山東通志

先賢冉子子有廟在曹縣東北界五十里冉堌里與伯牛仲弓合祠

先賢冉子子有墓在今鄆城縣東三十五里金線嶺有唐

太宗貞觀題名碑併有石刻像立於墓前　以上二條見冉氏族譜

謹按滕縣志冉子墓有二一在奚仲墓傍一在伯塚社侔有三冉在伯塚社者乃伯牛墓社取伯牛塚以爲名也而在奚仲墓傍者當爲冉有墓冉有爲季氏宰與齊戰於郎其蹤跡多在滕境其說似矣然考山左金石志載冉子徐侯墓碑唐咸通六年立八分書在鄆城縣黄家海黄氏祠碑文有冉子故里之語葢

其裔孫所立也徐侯爲冉有封號碑在鄆城則通志之說不爲無據矣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冉子書 三

崇川馮雲鵷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儒字子魯魯定公七年生業儒爲萊蕪司訓擢授

禮伯生子曰熙曰然

二代魁生二子曰默曰烈

三代默生子爵

四代爵生子希東

五代希東生子遂

六代遵生子忭
七代忭生子守世
八代守世當秦始皇時殺汰諸儒變易姓氏逃於臨淮
生子同居
九代同居生子可
十代可漢高祖時回居荷陽故里即鄆之金線嶺去祖
墓不遠今猶傳有冉氏故居後又遷於冉堌生子僉
狃

十一代念祖生子晉文
十二代晉文生子象
十三代象生子先格
十四代先格生子聯芬
十五代聯芬生子瓚
十六代瓚生子萬福
十七代萬福生子則孔
十八代則孔生子禮

十九代禮生子承德

二十代承德生子重光

二十一代重光生二子曰緒曰縉

二十二代緒生子夫觀王莽竊位仲弓二十二代孫綸見殺緒爲南昌尹冉縉過江邀緒棄職偕隱豐城竹山

二十三代夫觀生子永

二十四代永生子善

二十五代善生子通

二十六代通任臨洮守生子濟民

二十七代濟民生子慶時有燕民係儒後裔征西死於

陣近有汞城冉氏譜逃爲燕民後

二十八代慶生子常在

二十九代常在生子檜

三十代檜生子高

三十一代高生子貴金

三十二代貴金生子庚

三十三代庚生子友曾

三十四代友曾唐太宗幸國子監徵天下名儒爲學官諸生能明一二經者皆得補官時友曾友閔皆得官生子宗禹

三十五代宗禹舉進士生子從講

三十六代從講生子倬

三十七代倬生二子繼儒九疇

三十八代繼儒生子希穆

三十九代希穆生子元

四十代元生子花

四十一代花任醴泉令生子宗泗

四十二代宗泗生子成龍

四十三代成龍生子朝選

四十四代朝選生二子曰菲曰蘊

四十五代菲生子宣

四十六代宣生子讓

四十七代讓宋元豐中孔道輔修孔氏族譜讓携族譜至曲阜參酌生三子曰鑑曰嵩曰名世

四十八代鑑生二子曰愛孫曰熚

四十九代愛孫宋神宗時沂水泛溢因冉子墹建廟冉氏造居居焉因名冉墹集生子翼龍

五十代翼龍生子符

五十一代符生子方正

五十二代方正生子禹謨

五十三代禹謨生子於倫

五十四代於倫生子太冲

五十五代太冲元元貞元年郎中姚樞棄官隱於蘇門

太冲與仲弓五十五代孫軒請姚樞修譜生子宸

五十六代宸生子澗

五十七代澗生子依仁

五十八代依仁生子朝賓

五十九代朝賓明宏治十二年充補奉祀生生子景星

六十代景星生子曹

六十一代曹明嘉靖二十六年河決曹縣冉廟漂沒至

三十年重修生子崑

六十二代崑生子化鳳

六十三代化鳳生子堯

六十四代堯順治五年以逆賊李化鯨陷曹縣被傷生

子昌祚

六十五代昌祚奉祀康熙三十年舉德壽生子繩祖

六十六代繩祖增貢生奉祀生子大元大亨大利

六十七代大元嗣子文炳

六十八代文炳例監生生子惟棠賡棠

六十九代惟棠監生加州同銜嘉慶元年監修廟工刻

碑立於廟前甬道西生子爾基

七十代爾基嘉慶十四年奉祀生子興周

七十代學詩字肆三廩膳生爲布政司經歷賡棠之嗣

子道光二年監修族譜三年與弟學禮恭逢
臨雍盛典陪祀禮成俱准作恩貢生學詩就職補授臨邑
教諭

先賢言子傳

先賢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夫子以文學著名夫子閒居子游問禮夫子告以郊社禘嘗饋奠社享之禮游退而學禮每侍夫子輙以禮問聖門號爲習於禮者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季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孔子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子產之於夫子其猶

溲水之與天雨乎溲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嘗宰武城以禮樂教民夫子喜而稱之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假之行也

唐贈吳侯宋封丹陽公進封吳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言子　闕里誌

朱子曰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故德行道藝之教行於近者著而入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在虞夏五服要荒之外爰自太伯端委以臨而虞仲之後累世乃通於上國

其俗蓋朴而不文矣言子生其間乃能悅孔子之道北學
中國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非豪傑之士哉考其話
言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武城之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
則其與之之意非淺也近世論者意其爲人敏於聞道而
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乎
曾堂登科覩奧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
由徑追建上公素風逾盛 宋趙安仁贊
通志氏族略言氏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望出汝南

謹按言子文學錄載言氏舊譜言子生於周敬王十四年乙未歿於周貞定王二十六年戊戌卒年六十四歲此據史記少孔子四十五歲言之周敬王十四年爲魯定公四年而家語以爲少孔子三十五歲則言子生於周敬王四年爲魯昭公二十六年兩說不同當以舊譜爲得其實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言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上篇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史記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文子蘭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

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知則學欲能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子游問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以上三條見家語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

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孔子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說苑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於野獲獸焉衆莫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妖乎子曰今何

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言其麟乎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宗鳳走宗麟爲難致也敢問今見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孔叢子

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遽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夫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于牀及葬毀宗而躐行也

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于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荅他日又問子曰始死則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

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以上五條見家語

子游握文是謂敏士 論語摘輔象

言子書

下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子游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

曰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乎不知不可為也凡為明器者知喪道也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成沬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于用殉也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或有偶是無益于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者不仁不殆于

用人乎

郕人子蒲卒哭之呼滅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於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孔子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而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以上七條見家語

謹按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言子三卷言偃吳人相傳所居在常熟慶元間邑宰孫應時始為立祠宋子為記近新昌王爚復裒論語諸書所載問答為此書

其書不傳明邑宰耿公名橘與侯先春等輯注言子

文學錄一卷見虞山書院志

國朝乾隆四十九年知湖廣襄陽府七十五世孫如泗

就侯氏之書重加校訂分爲三卷第篇中所載論孟

禮記諸篇家弦戶誦不復贅錄惟取家語孔叢子說

苑諸條仍依其舊併爲二篇附古蹟于後以志景仰

云道光壬辰嘉平月棠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言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先賢言子祠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鎮即古武城也一在嘉祥縣南四十五里㒺山西祀言子偃明成化間改建於獨坐山麓

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川之旁子游所宰邑也有古石刻云仰視高山俯聽流水絃歌之聲宛然如在今以嘉祥之南武山爲武城並東昌之武城縣爲絃歌鄉者皆

循名而失實也　以上二條見山東通志

先賢言子偃墓在常熟縣虞山

言公祠在蘇州府學道坊祀子游

吳公祠在常熟縣學大殿後祀子游又文學書院在縣東

宋朱子有平江府常熟縣學丹陽公祠記

言公宅在常熟縣治北子游巷吳地記云宅有聖井二旁有浣紗石梁時爲太子蕭正德持去巷東有言子橋

子游里金陵故事云在上元縣東二十二里元金陵新志

云按家語言偃吳人金陵亦吳也九域志謂言偃里在上
元縣以上五條見江南通志

先賢言子林墓在常熟縣城內虞山後倚乾元宮前臨影
娥川與仲雍墓並列坊曰南方夫子

言子故宅在城內言子東巷俗呼東子游巷宅有井舊名
墨井又稱聖井水黑味甘朱子有記井旁有浣衣石

先賢言子專祠在邑城內俗呼小學謂文廟爲大學以別
之也

蘇郡言子廟原名學道書院在府城干將巷旁立義學曰道南義塾

文學書院在常熟縣治西北書院街後改虞山書院中爲學道堂西爲言子祠又西爲弦歌樓西北爲射圃前爲淵源池有知津橋門臨文學里祠前爲莞爾門

言子闕里坊在常熟縣南門內創始於宋代

文學橋在常熟縣治東北子游巷口

言港橋在昭文縣小東門外其港外通大江達城內通江

橋舊遶虞山北麓賢墓下影娥川故名言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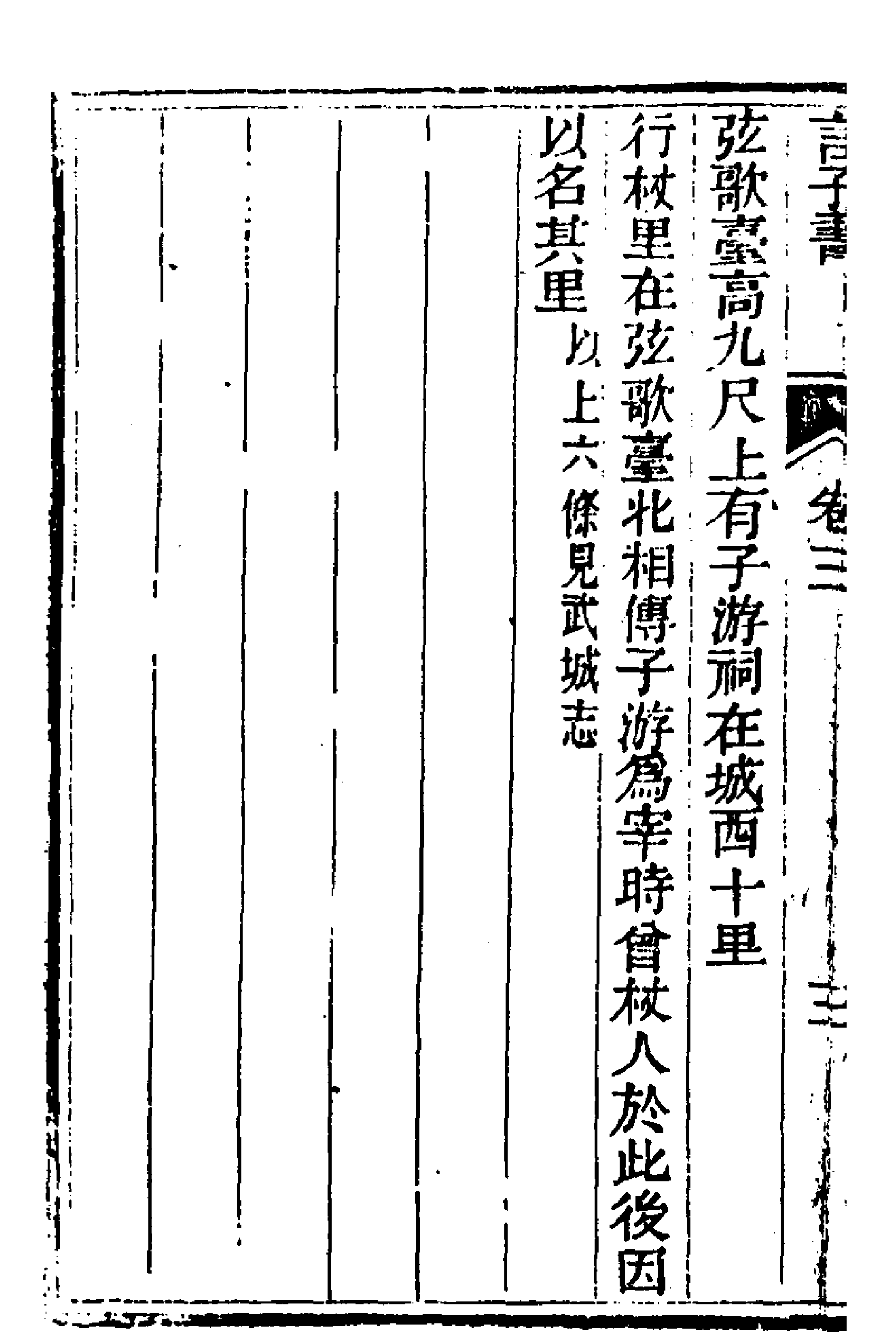
先賢言子故里碑在常熟縣南門外十里鋪有亭題曰邑至崇名蹟東南鍾大賢以上九條見言子文學錄

學道書院在武城縣治西

弦歌書院在城西四十里金大定間建

莞爾堂在文廟內大成殿西

丹陽公祠在城西十里祀先賢言子元至元五年翰林學士王鶚記



弦歌臺高九尺上有子游祠在城西十里

行杖里在弦歌臺北相傳子游為宰時嘗杖人於此後因以名其里　以上六條見武城志